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王炘

南史卷二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彦之孫撝　撝子沆　沆從兄溉　溉弟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閎　閎弟子曇深

張興世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

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不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

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
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
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
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
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為不義不
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
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始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
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

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畧宋武帝甚
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
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
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
竄走會義軍尅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
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
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
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祆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

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俟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彦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兖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

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强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

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為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兖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

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
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
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
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
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
軍功封佷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
江陵以彥之為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
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

彥之佐守荆楚垂三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劒名刀以與晦

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同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荆州州府事改封𨻳昌縣公其秋還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沖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

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
杜驥奔走尹沖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氷將合
糧食又罄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
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彦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
藏為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彦之下獄免官兗
州刺史竺靈秀弃軍伏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
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户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彦
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

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撝

撝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収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更以貶素自立

明帝崩弟育讓封遷撝朝議許之弟道元微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界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道猶豫見殺道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壐掇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道死問至撝懼詣齊高帝謝即板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嵗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

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髪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榠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為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悶亂不倚部下敺為有司舉免官後為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

沆字茂瀣幼聰敏五歲時父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爲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㳙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相代

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
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
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摛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
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
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
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
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

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黄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

庶夫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
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
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
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勑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
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
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
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
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

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禄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屨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

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弈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

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别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

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竁斂竟便葬不須擇日
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
唄及卒顔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
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
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為
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
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
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
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
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
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
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
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
玄保以為外氏洽年十八為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
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燕賞文武朓後為

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
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㴸溉並善嘗訪洽於
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
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華光
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
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勑使抄甲

部書為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為太子中舍人與庶
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
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勑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
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
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為勁直少與劉孝
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
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
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

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

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

內由是祗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
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
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
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
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踈簡
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
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
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

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内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収子高仲舉及郁

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强石季龍時自
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
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宋武帝
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
為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
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强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
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

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
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
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絶護
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
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糜溝城還
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
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

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龎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歴城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鬧竟

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蒞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弑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

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還往所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爲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

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
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
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
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
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為辭以為軍
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豫司
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
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

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

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
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内徙乃揚聲平
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
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爲五兵尚書領
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宫崇祖不自附
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
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

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宫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欒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善學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勲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

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

行言遂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説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

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

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𠫊曰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騐無實見原後拜兖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

廹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

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

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閬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閬為宋孝武

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

實閬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

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捕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閬

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

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詣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彦回為子晃求閎女閎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伷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

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定子愘伯襲爵愘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
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顯以地
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
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
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愘伯爲郡愘伯亦別
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
不欲乖文和乃救愘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蹋束手受害

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爲交州閎弟閎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雖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鎭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氷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

求還樒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羇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樒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黄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

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吴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

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顗惱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

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甞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感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

馬無力牽弓彦回甚異之歴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刼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後為武陵内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

從駕出新林敕欣泰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啟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從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

數與譙宴意過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怒召還
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
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
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
帝病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為軍主隨崔
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
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
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

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卲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
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
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
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欣泰
與弟前始安内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
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茍勵直後劉靈
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
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

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闗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

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埸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湄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

徒然也

南史卷二十五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

到彦之傳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佷山縣屬武陵郡

垣閎傳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閎監本作閡查上文云閎弟子曇深又云閎弟閎今改从閣本

張欣泰傳欣泰通涉雅俗交接多是名素○素監本誤哀今从南本

後屋瓦墜傷額○屋瓦監本作瓦屋今改從齊書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

南史卷二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六

袁湛 弟豹 豹子淑 淑兄子顗 顗從弟粲 顗弟子象 象從弟昂 馬仙琕 昂子君正 君正子樞 樞弟憲 君正弟敬 泌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

以其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
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
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
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
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
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
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
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禄大夫文帝即位以

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植並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為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並贖論後為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

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為章句學文采遒豔從横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

從容曰今當席捲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為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還為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人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

或非之況容逦句次何其衰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覘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

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之分賦
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
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
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
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
即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
王僧綽卜天興四家長給廩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
卒兄洵吳郡太守謚曰貞洵子顗

顗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宫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顗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毁顗又陳慶之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

部尚書封新塗縣子儀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顗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即以顗為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顗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

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顗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顗本無將略在軍

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換襄陽之資顗答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明帝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鷰謂

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顧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耶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閒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為已功明帝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位方得

改葬顗子戩昂戩為黄門侍郎戍盆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
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
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
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
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
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
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

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别與黄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彖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宫與顔

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攜𥫗慤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慤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嬿慤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衣𫗦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慤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為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慤孫在郡夢日墮其胷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騎將軍慤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慤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豎
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
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
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
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沉
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
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沉冥
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

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
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
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
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
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
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孝武時求改名粲
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
明帝多忌諱反語衣愍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

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

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沉没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彦回劉勔並受顧命加班劒二十人

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戉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觧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彦回劉彦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賔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静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

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草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彦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黄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

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剋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蘓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韞聞彥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韞

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𩑺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彦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彦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呌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

并斬之初綦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
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
歸綦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
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侯伯等其夜並自新
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綦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綦門生狄
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
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
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

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霊慶常見兒騎大䩶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霊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没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彦節並與先朝同奬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歳月彌往宜霑優隆於是並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彦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

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
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為其主遂赦焉用為省事
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閤中旨用嗣祖為師
彖字偉才顗弟覬之子也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
位武陵内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
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
慰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顗見誅宋明帝投尸江中
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

瘗石頭後罔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甞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為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為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為曽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

啓州荊州刺史盧江王求博議曰夫迅寒急節乃見
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
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
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
刑實傷為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
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徵言忤武帝又
薄王晏為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
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竊問

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冑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冑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為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為侍中彖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

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彖宗
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儁宋世為淮南太守
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
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裒顔延之見其幼時歎
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
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于時何涧亦稱才子為
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
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奈何

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昻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闕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昻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從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嘉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為誌至是始還之昻號慟嘔血絶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葬訖更制

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
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
司徒琛琛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
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為丹陽尹於後堂
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
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令
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
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

朞服人有恠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

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初昂為洗馬明帝為領軍欽昂風

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覩經相請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為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喻雅

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
天未絶齊聖明啟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
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萬熒惑出端門太白入
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
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為掎角而足下欲以
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
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
去就之宜幸加詳擇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

謂僕有勤王之舉薦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言若臨
郡仍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
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而止莫不勝
祖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
直是陳國賊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
默寧沮眾帥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
竊以一飧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
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

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寘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搆有崇侯之伐

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貽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旣殊鳴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

不然幸因約法之弘彖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祭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

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執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内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令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

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即
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
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
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
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誠
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
負罪私門階榮望絶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
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

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

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説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漕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衆曰我受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内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

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朝歍斮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殺使斷運苟自嫌絶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

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洭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使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擒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為雲騎將軍十年朐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晣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

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進爵為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琕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剋捷士卒亦甘心為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嚴夫嗣

昻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

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還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蒞事有名稱而

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巳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子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沉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

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為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生子昭主及昭並卒于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蔵駙馬都尉并贈昭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

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覺伉儷已絶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

莞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
此授令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天嘉三年為吏部尚
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
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
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
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
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

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

乃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

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户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御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黄門郎王噏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

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閤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

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

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賛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荅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

柘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剋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頠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靖德子子元
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

王府佐侯景之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板泌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為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為侍中使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莊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兼侍中聃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悋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衷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際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

取貴顗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象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棨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棨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髙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

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敢泌立履之地
亦不為朁矣

南史卷二十六

南史卷二十六考證

袁顗傳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待監本誤得今从宋書

令追蹤竇融猶未晚也○猶監本訛獨今从宋書及閣本

袁粲傳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濯監本訛濯今从上文改正

袁昻傳且兆岫巾冑久薦誠款○巾監本訛甲今从梁

書

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各本俱脫

當字今从梁書以監本爲是

袁昂子君正傳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

郡巫長○師萬一本作萬師

袁樞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蔵○蔵各本俱誤

藏今考陳書从監本

袁憲傳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監本脫求字今

从閣本增

袁敬傳謚靖德○靖一本訛曰今从陳書

南史卷二十六考證